

圖俠劍正雍



康德二年八月廿五印刷
康德二年九月廿日發行

小說

雍正劍俠圖十一集

定價每册三角

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

著作人 王赫然

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

發行人 王麟閣

奉天工業區一馬路門牌七號

印刷人 陳景陽

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

發行所 洪順德

奉天工業區一馬路門牌七號

印刷所 興記印刷所

版權所必究
印刷權所必究

雍正劍俠圖 (卷十一)

第十一集

單越獄武雲飛威震沙雁嶺

亮鏢會童海川掌打燕子坡

雍正劍

話說童林來至衆惡奴的面前，將雙手一分，高聲說這，好你們這大胆小輩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爾等搶奪民間婦女，快快與我放下還則罷了，如若不然，定將爾等拿獲，交官衙治罪，衆豪奴聞聽，上下一打量童林，不由得心中好笑，心說，這個老趕他的衣不驚人，貌不壓衆，也敢前來管此閑事，也

劍 說是你，就連北京城中大小官員，他們那一個都不敢管，書中代言，這個搶人的主兒，乃是康熙老爺第十四位太子允提的少爺洪儔，年紀才二十來歲，雖然年歲不大，好色之心可不小，仰仗朝廷的力，終朝在外橫行，此時又是燈節，他這才前來逛燈，帶着二十多名打手，四名看家護院的教師，一個叫賽燕青周蘭，一個叫土蜘蛛何利，一個叫鐵胳膊李四，一個叫神拳無雙趙有來，這四個人的武功，就屬周蘭高，他練的是青手八翻，這門兒武術乃是水滸梁山浪子燕青所留，燕青救了盧俊義，到梁山，到後來張叔夜假意招安，全星歸位，就是燕青逃出了虎口，自己復又落草爲寇，在山上傳示的這套拳，名就叫青手八翻，直傳流到現在，練這門拳兒的主兒，還不在少數，俗稱就叫翻子，閒言少叙，周蘭自幼兒受過異人的傳授，深得青手八翻的精奧，就是他的心術不端，耳軟心活，且不識人，乃是他平生的壞處，他真要是涉身正途，雖然成不了俠客，也能名聞四海，如在鏢行作事，也有他相當的地位，皆因他心術不正，所以沒人提拔他，後來他來到北京城，巧遇見踩盤子的夥計，土蜘蛛何利，才將他荐到允貝勒的府中，教授公子洪儔洪阿哥練武，何利雖然武學兒平常，他却有一樣兒長處，生就伶牙俐齒，隨機應變，巧言令色，全叫這小子給佔全啦，他在洪儔的面前還是個紅人兒，由打他將周蘭荐到府中，洪儔一看周蘭的武藝又高，也可就有了依仗啦，遂在外面無惡不作，要說勢力，雖也惹不起他，要是私打，就仗着周蘭的武藝超羣，故此今天晚飯後，洪儔帶領着四位教習，二三名打手，前來逛燈，正往前行走，只見人叢之中，有一半老的婦人，同着一個大姑娘，長的十

集

1

分美貌，遂打發土蜘蛛何利前去提親，被老婦人當面斥駁，洪儂大怒，遂吩咐一聲搶，何利說道，老哥兒們動手，衆惡奴蜂擁而上，七手八腳，就將姑娘架到了小轎之中，搭起來就走，後面這位老太太拚命抓住了轎杆，高喊救人，就在這個工夫，童林可就趕到啦，這才用手相攔，高聲恫嚇，叫他們將姑娘放下，土蜘蛛何利一看，心中想道，素常在少爺的面前，他們總說我的武功平常，今天可到了我露臉的日子了，此時我若過去把前面的老趕打倒，也叫我們少爺看看，我何利並不是無能之輩，何利想到這裏，這才走至童林的面前，用手指說道，你這個老趕，放着燈你不好好的看，何必多管閑事呢，再說你也不打聽打聽嗎，說着話用手向後一指說道，我們少爺乃是康熙老佛爺的第十四太子，允貝勒爺的公子洪阿哥，慢說是搶民間一個婦女，就是搶個十個二十個的，也算不了什麼，童林聞聽此言，順着何利的手用目觀看，只見衆惡奴的後面，有一匹白馬，鞍轡鮮明，馬上端坐一人，約有二十一二歲，身穿紫宮綢的棉袍兒，外罩元青色的緞子馬褂兒，足下穿青緞子三條皮臉的官靴，往臉上觀看，白素素的臉膛兒，兩道短眉毛，一雙小圓眼兒，小鼻子頭兒，薄片子嘴兒，一嘴的烏牙根兒，兩個小元寶的耳朵，往前兜兜着，頭上戴着一頂栗子皮色的細毡朝帽，手中拿着一根打馬的籐鞭，童林一看，心中想道，不問可知，大概這小子一定是洪儂，他既是國家的貴族，就應當遵守國法，誰知他竟敢仗朝廷的勢力，胡作非爲，今天我既然出頭管這件事，若一懼怕了他們勢力，豈不被旁觀人小看於我，再者又有貝勒爺的話，無論是誰，准其我將他拿獲交官，就是沒有貝勒爺的話，我也得遵守俠義道德，爲小民抱打不平，方不愧人稱我爲俠客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這才向土蜘蛛何利說道，你是什麼人，竟敢在你家俠客爺的面前多說少道，爾等也不必用大言欺我，別說他是康熙老佛爺的子孫，就是太子有此舉動，今天我也不能將他放過，土蜘蛛一聽此言，立時大怒，遂說道，小子你真敢在我太歲頭上動土，猛虎尾上拔毛，來來來，你家教師爺給你一個厲害，說着話，往前一搶步，左手一幌右手拳直奔童林的面門打來，童林不慌不忙將身形一閃，伸右手把何利手腕攔住，左手一托何利的胳膊肘兒，左手往上一托，右手往下一按，就聽哐啷一聲，土蜘蛛何利這小子的胳膊可就折啦，童林跟

着往外一推，何利應手而倒，疼的在地上來回的直滾，洪儔一看童林把何利打倒，不由大怒，遂向衆打手說道，你等千萬把對面這個小輩拿住，衆人聞聽，一齊奔童林而來，各自舉拳便打，童林焉能把這二十餘人放在心上，自己遂不慌不忙，在當中一站，並不用自己的真能爲，就用金剛八式，崩拳的招數動手，這個名目就叫虎抱龍拿猛又狠，童林在當中一站，雙手握拳往左右一分，身形往下一矮，來往的盤旋，行東就西，只要衆人撞在拳上，雖然打不了一溜滾兒，也摔一個筋斗，童林在衆人之中，如同虎入羊羣，霎時間童林將衆打手打的東倒西歪，躺在地下都不願意起來啦，就在這個工夫，看熱鬧的衆人俱都紛紛議論，就聽有人說道，洪儔終朝在街市之上橫行，無人敢惹，今天他可碰在釘子上啦，就聽又有一人說道，三哥，這話可別這麼說，雖然這位鄉下人把衆打手打倒，那個周教師還沒動手呢，聽說那個姓周的教師，外號兒叫賽燕青，他要是一過去動手，恐怕這個鄉下人不是他的對手吧，那人復又說道，不對，你看這個鄉下人跟他們動手，並不費吹灰之力，就把衆人打的東倒西歪，那賽燕青周蘭，也未必是他的敵手，雖然他的武學兒好，但是這場事可完不了，何利受了傷啦，洪儔決不能善罷干休，一定得使手眼，將這位鄉下人拿住，你想想這個官司，鄉下人那打的起呀，衆人正在談論，又聽有一人說道，兄弟，你們兩個人認的這位鄉下人嗎，這場事還除去他敢管，別人誰也管不了，此人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，姓童名林字海川，外號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，現在胤禎貝勒爺的府中當差，跟貝勒爺出都游遍天下，那是多大的威風啊，論能爲，人家稱爲俠客，要說勢力，他就

集算是一要位着的愛新覺羅貝勒爺，你們大家請想，要是別人也不敢管這件事，你們衆位就看熱鬧吧，人道，站衆說照這樣一說，這位被槍的姑娘家中，祖上有德，才遇上這個機會，再說洪儔今天一遇着童俠客，這也算他惡貫滿盈，不提大家紛紛議論，單說童林把這二十餘名打手打的，叫苦哀哉，猛聽得又有一人高聲喊道，你這個鄉下人好不知自愛，真敢打我們府中的家人，你可曉得我賽燕青周蘭的厲害，童林聞聽留神觀看，只見說話的這個人已來到面前，身高約在五尺開外，不足六尺，細腰扎背，身穿藍綢子棉袍兒，雲色綢子的搭包紮腰，足下白襪酒鞋打着裹腿，往臉上觀看，生就的一張窪臉

3

面，兩道短眉，一雙環眼，大鷹鼻子，薄片子嘴，兩個鼠耳，領下微有掩口的鬚鬚，精神百倍，可就滿臉的奸氣，一見便知他決非善類，在童林的面前說話，搖頭幌腦，揚眉吐氣，童林一看，心說，就憑這小子的人樣兒，也不准有什麼絕藝在身，遂厲聲說道，賽燕青周蘭，聽人傳言，你跟洪儔無惡不作，簡直你就是助紂爲虐，今天你若聽我的良言相勸，你叫洪儔好好的把姑娘放下，從此以後改過向善，還則罷了，如若不然，我要取你的狗命，賽燕青周蘭聞聽此言，不由大怒，用手一指童林說道，你是一派胡言，今在你家教師爺的面前，這樣絮叨叨，爾分明是討打，別走接拳，說着話，他就把他的青手八翻工夫施展出來，陰陽手一扣，左手拳一幌童林的面門，往回一撤，跟着右手拳奔童林的前胸打去，童林見拳到，用了個凹腹吸腔的招數，身形往後一撤，伸手一撈周蘭的拳，這一招真稱得起迅雷不及掩耳，周蘭趕緊將拳往回一撤，跟着下面就用了個進步擦陰掌，童林一看拳到，稍微往左一偏身，周蘭一拳擦空，童林將雙拳掄起，照定周蘭兩太陽穴打去，這一招名叫雙風貫耳，周蘭將身形向下一矮，用了個縮頸藏頭，躲過了童林的雙掌，隨着用了個屈腿，够奔童林的雙足便蹬，書中代表，練腿上的功夫，共合是十三種，內中有兩樣兒不好練的，一種是截腿，一種是屈腿，用截腿踹人，抬起來最高不過二尺，專講究奔下部，屈腿可就不然啦，皆因這種腿不講究踢人，專講究順着地皮衝觸敵人的雙足，真要是叫他這一腿觸上，這十個腳指頭差不多全得折，就練的是這個巧勁兒，童林今天一看周蘭這一腿，不由得暗自喫驚，心說，別看這小子品貌不揚，武學兒還是真高，差不多練把式的，練不了這一腿，你既下此毒手，我也得給你個厲害，童林一看他的左腿站在那裏，如同紮了根相似，右腿一橫平着奔自己的雙足衝來，童林不慌不忙把左腿一拍，照定周蘭的右腿上一蹬，周蘭再想撒腿可就晚啦，童林跟着將身形往下一矮，用雙掌够奔周蘭的胸前便撞，這一招兒名叫虎撲子，耳輪中就聽崩的一聲，周蘭翻身栽倒，渾身上下熱汗直流，疼的周蘭咬牙切齒，童林一看這才知道自己這一招兒用錯啦，原來用雙掌撞周蘭的時候，沒把下面的腳抬起來，以致把周蘭，骨環兒踩掉啦，周蘭這一被打不要緊，衆惡奴可就不敢上前啦，衆人之中有胆大的向童林問道，小輩你好的胆量，

竟敢把我們教師爺打傷，你真要是英雄，你通報你的名姓，童林聞聽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口中說道，爾等要問你家俠客爺的名姓，你等可要站穩了，你家俠客爺姓童名林字海川，外號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崙峯俠，爾等敢把你家俠客爺怎樣，衆惡奴一聽，一個個俱都不寒而戰，洪儔一聽，吓的他險些由馬上摔下來，趕緊一帶絲繩，撒馬就走，衆打手把周蘭抬起，扔下了小轎，一閃而散，那位說童林在北京這麼大的名聲嗎，皆因童林在貝勒府當教習，遇着五小俠鬧府，被童林打掉單刀拐，在地壇會過二俠侯杰，後來二小盜國寶，童林與貝勒爺帶罪出都，由打去年將二小拿住，押解入都完案，又在北高峰劍賀號，得了俠客的美稱，真是威名遠震，北京的人全知道他是第二個貝勒爺，站在北京城中一蹶脚，真是四門都亂顛，故此今天自己一報名姓，才嚇退了洪儔，那位老婦人急忙到轎子裏面去摻姑娘，童林心中說道，我把他們主僕嚇跑，這總算是我的便宜，我想不致再生枝節啦，自己正自思想，就覺着自己的身後，有人一拉自己的衣裳，童林急忙回頭一看，只見面前有一條黑影，伏着腰其行如飛，一直往前就跑去，童林一看，心說，不問可知，這一條黑影一定是給洪儔報仇的，有意要暗算於我，童某焉能將你放過，想到這裏，趕緊也將身形一矮，緊緊的追趕，就見前面那一個人，順着大道一直往北，脚下下還是真快，工夫不大，已然來到安定門的城根以下，童林堪堪的就要追上他啦，借月光一看，此人乃是五矮的身材，身上穿着一件青色的三串吞口的夜行衣，密釘寸排骨頭扭，下面青色兜當滾褲，脚下穿白襪大掖根魚鱗酒鞋，打着花裹腿，只見這個人來至城根以下，將身形站定，轉過身來，童林一看他的五官，兩道長眉，一雙闊口，准頭豐滿，四字方海口，頷下無鬚，大耳垂輪，精神百倍，胸前勒着十字絆，脊後背着一口刀，童林看罷，遂止住了脚步，就見那人抱拳帶笑說道，今天多蒙童俠客爺出面震面，搭救敝親，我這裏當面謝過，童林聞聽，遂帶笑說道，這位英雄不必客氣，童林抱人問不平，乃是分內之事，壯士何必掛齒，請問閣下尊姓大名，方才遭事的那位太太，與那位姑娘，是閣下的什麼人，那人聞聽，遂說道，俠客爺你要問那個婦人，乃是我的表姐，那個姑娘，乃是我的外甥女，今天遇見你老人家，這也是我家門有德，要不然的話，那一位不也敢管這件閑事。

我暫時先代我表姐謝謝你吧，說着話就過來行禮，童林急忙用手相攔，口中說道：且慢，我看閣下儀表非俗，又身有武術，但不知閣下的姓字名誰，令師是那一位，童林斗胆請教，那人聞聽此言，遂扭項往四外觀看，並無來往的行人，這才說道，俠客爺你既問我的名姓，我也不敢隱瞞，童林說道，閣下請講，就見那人不慌不忙，從頭至尾把自己的歷史細說了一遍，童林聞聽，不住點頭讚歎，書中代表，此人姓武，雙名雲飛，別號人稱髡首龍，皆因他是油光禿子，故此才得了這麼個外號兒，幼年七八歲的時候，就尅去了父母，家中只剩了他一個人，孤苦伶仃，依賴舅父張善扶養，住家在永定門，張善乃是永定門的鬥子，武雲飛從小兒就玩皮異常，張善一看他沒有多大的出息，所以也沒供給他上學，武雲飛天天兒喫完了飯，由家裏出來，就到城牆根兒下爬城玩兒，永定門城根兒爬城玩的小兒，也不只武雲飛一人，總有七八個，天天如是，到了掌燈以後，別人家的小孩兒都回家喫飯去了，惟獨武雲飛還爬的正在高興之際，險兒朝裏爬一回，險兒朝外又爬一回，來回掉換着，一個勁兒的爬，後來又單手抓住城牆磚往上爬，剛爬到半截腰，就覺着有一物觸頭，把武雲飛給吓了一跳，險些由城牆上掉下來，趕緊把身形往城牆上一貼，左手扒住城磚，右手往頭上一摸，原來是一口唾沫，自己不由得一怔，隨着雙手扒住城磚，抬頭往上面觀看，就見城牆上面坐定一人，兩條腿在下面搭拉着，武雲飛一看，不由得心中有氣，遂急忙雙手一倒，一步一步的仍往上爬，爬到城牆上面，自己雙手一按梁口，站在城牆之上，細一看在城牆上坐着的這個人，身高約在五尺開外，身穿白綿綢的褲褂，外罩灰綢子的長袍兒，腰繫杏黃色的絨繩兒，足下穿高桶兒的白襪，大紅緞子的福字兒雲履，往臉上細看，紅潤潤的一張四方臉面，兩這鬚眉，壽毫多長，二眸子神光灼灼，光華燦燦，准頭豐滿，酒精的鼻子，通紅的嘴唇兒，領下一部銀髯飄滿胸前，根根見肉，一雙大耳，堪可垂肩，白剪子股兒的小辮兒，續着紅頭繩兒，雖然若大的年紀坐在那裏，真是天然的威風，武雲飛看罷，遂用手一指這位老人家說道，老頭兒，我也沒招你，我也沒惹你，你爲什麼往我的腦袋上吐唾沫呀，老頭兒聞聽，衝着武雲飛一笑說道，你姓什麼叫什麼呀，你告訴我，我很愛喜你的，武雲飛說道，我姓武名武雲飛，家中

父母雙亡，現在跟隨我舅舅度日，老頭兒說道，武雲飛，我看你年紀不滿十歲，跟他們別的小孩兒爬城，他們全都爬不過你，就屬你爬的快，無奈一節，沒有人告訴你爬城的秘訣，是不能成功的，真有人告訴你其中的奧妙，再教給你幾手兒把式，將來你就是有能爲的人了，武雲飛聞聽，心說，雖然我的年歲小，誰對待我好，誰對待我不好，我全都看的出來，我舅舅天天不過是管我兩頓飯，將來我長大了，也是一個失業的苦人，我想這個老頭兒說話，以及他老人家的舉動，必然大有來歷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遂向老頭兒說道，老爺子，我想了半天才明白了，你不是故意的往我腦袋上吐唾沫，你是愛喜我，你既然愛喜，我情願拜你爲師，你收我作個徒弟教給我點兒能爲，將來我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處，這位老人家聞聽此言，雙手一托銀髻，口中說道，孩兒呀，你怎麼看出我有能耐來呢，這也是武俠雲飛福至心靈，遂說道，我看老爺子你這兩隻眼，跟別人不一樣，特別的放光，所以我看出你有能爲來啦，老人家聞聽此言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心說，這個孩子也不過就是八九歲，竟有如此的眼力，我由打山東地面來到北京城，所爲的就是訪一個有福有德之人，將來平生的武藝，傳授於他，以作永遠的紀念，這個孩子跟我倒是很有緣，要不然他小小的年紀，焉能有此靈機，書中代言，這位老人家非是別人，乃是山東五老頭一位，姓于名庭字子玉，外號人稱醉仙翁，平生絕藝就是一套八仙拳，一百零八招上中下的八仙劍，威震天下，可就是一樣兒，他老人家一輩子乏嗣無後，跟前就是一位姑娘，于爺有心把自己的武術傳給姑娘，又皆因姑娘的年歲太小，自己這才遍遊天下，打算訪一個相當人才，把自己的武術傳授與他，以了自己的心願，這才來到北京城，因爲此處乃是最繁華的所在，故此自己才多住了幾天，每天喫完了晚飯，于爺必要圍着城繞個灣兒，就仗着自己的武術，行走如飛，這一天老人家來的早一點，只見城牆下面，有許多的小孩兒爬城，惟獨武雲飛比別人爬的快，要說衆人之中還就是他歲數小，老人家看着，甚是喜愛，工夫不大，衆孩童完全走去，只見武雲飛仍然還是爬城不走，于爺這才故意的就要武雲飛，如今武雲飛要拜自己爲師，于爺心中甚喜，遂說道，孩兒呀，如果你願意練每天如是，你由打掌燈以後，在永安門裏南下窪子，前去等我，我教給你練武，除去陰雨

的天氣以外，尋常的日子不准你歇工，如果你家中不放心，可以對你舅舅說明，叫他們放心，我本有意跟你到家中去練，皆因你父母雙亡，諸多不便，此時天也不早啦，你回家去吧，明天可想着上南下窪子去等我，武雲飛答應一聲，這才由打城牆上面，慢慢的爬下來，回頭再往一而觀看，已不見于爺的踪影。武雲飛心中歡喜，這才回到家中，見着舅父舅母把話說明，就提每天晚飯後，自己跟于爺前去練藝，在先前他舅舅不樂意，復又心中想道，也到不錯，既然這個老頭兒情願教他把式，我何樂而不爲呢，這才應允了武雲飛，武雲飛這才喫完了晚飯，够奔南下窪子而來，一看老頭兒正在那裏等候自己，要說武雲飛也是福至心靈，趕緊搶步向前口中說道，師傅在上，弟子給你老人家磕頭，說着爬在地下就磕頭，醉仙翁于庭一看武雲飛給自己磕頭，把老人家喜歡得眉開眼笑，遂用手扶起武雲飛，先教給他幾手兒小架子，然後再慢慢的教給他正式用功夫，書不可重敎，于爺整整的教了武雲飛十二年，武雲飛的能爲，可就練成啦，學會長拳短打，刀槍棍棒各種的兵刃，高來高去陸地飛騰之法，小巧技藝，最得意的兵刃，就是一口單刀，招數精奇，十二顆鐵蓮子，概不空發，這一天于爺遂向武雲飛說道，雲飛，你跟隨爲師練藝十二載，掌中一口刀，囊中十二顆鐵蓮子，若闖蕩江湖也不致落於他人之後，自己若再加以追求，成名不難，這十二年工夫也真難爲你，爲師今有數言囑咐於你，從此爲師要告辭回家，武雲飛說道，弟子願聞，于爺說道，我走之後，你若是闖蕩江湖，必須要正大光明，最緊的要謹戒一淫字，如果你身歸下流，在外而採花作案，若叫爲師知曉，定取你陸陽魁首，汝要牢牢謹記，武雲飛說道，恩師你老人家只管望安，所有你囑咐我的言語，我是樣樣謹記，弟子有一事不明，望恩師賜教，于爺說道，有話只管言講，武雲飛說道，恩師教授弟子一十二載，此恩此德，弟子已銘於肺腑，只是弟子尚未孝敬你一日，你就要捨弟子回家，實令弟子難過，求你老人家將你的住址，對弟子說明，日後弟子要想念你的時候，也好前去探望，于爺說道，爲師此去，行無定所，不過是遍遊江湖，三年之後，如果你在家中悶倦，你可到山東泰安州，城北四十五里于家坡，前去找我，那時爲師必在家中，武雲飛點頭答應，醉仙翁于庭這才轉身形說道，雲飛你回家去吧，爲師

去也，說着話，擰身形向竹塘中一縱，三幌兩幌踪跡皆無，武雲飛看吧，不由得長嘆一聲，心說，我跟他老人家學藝十二年，才練到如此的模樣，真要是練到我恩師這個地步，還不定用幾十年的苦功呢，自己思想至此，這才轉身回家，見了舅父舅母，就把子爺已回山東的話，對二位老人家細說了一遍，張善說道，你這個孩子作事怎麼這麼慌疎啊，你的老師告辭，你怎麼不告訴我呢，人家白白的教授你十二年，咱們就是沒有什麼酬贈給他老人家，也得當面謝々呀，武雲飛說道，我那老恩師今天走，今天才跟我說的，張善聞聽，也就無可如何了，由打武雲飛與子爺分手之後，自己在家中仍然用功，這一天武雲飛清晨起來，喫完了點心，溜溜達達一直够奔隆福寺而來，一看本寺的後院兒，有一個摔跤的場子，這個場子與尋常的摔跤場子可不一樣，這是專給喫錢糧的預備的，在前清的時候，這個摔跤的講究有頭等的步快，二等的步快，只要穿上搭連，摔死人就不償命，今天武雲飛到近前一看，只見場子裏頭正有兩個人摔跤呢，這倆個人一個真高，一個是真矮，高個的身材足够六尺開外，胸前寬，背膀厚，矮個的身形才四尺來往，只見他們兩個人一照面兒，矮人用手一擄高個兒的搭連領子，這個高個兒的人用手往外一播，跟着往前一上步，左手擄住矮個兒的搭連後脖領兒，右手由底下一抄，揪住矮個兒腰中繫的棕繩，兩膀一叫力，就把這個矮個兒的給提起來啦，這才是身大力不虧，遂着將身形一轉，雙手一掄，轉了好幾個彎兒，那個意思打算把矮個兒的摔倒，也就不需要使用絆子啦，焉想到轉了半天，也沒把矮個兒摔倒了，矮個兒這個人腳剛一沾地，就見他把左腿伸至高個兒雙腿的當中，把腳一橫，掛住了大個兒的腳後跟，然後用雙手在高個兒的胸前一推，高個兒的人往後一退，焉想到下面被矮個兒的左脚一掛，身不由己，翻身栽倒，那個聲音就如同倒了半壁牆似的，武雲飛一看，矮人不費吹灰之力，竟把大個兒的摔倒，自己心中一高興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他這一樂不要緊，在地下躺着的這個大個兒，有點兒羞愧難當，心中有氣，遂雙手一按地，站起身形說道，是那一位笑啦，方才我被我兄弟將我摔倒，輸贏乃是常理，這也是給你們取笑的嗎，你更是不愛聽我這幾句話，你就下來咱們比試試，你要是漢子，及早兒答言，如果你貪生怕死，不敢答話，我就要罵啊，武雲飛聞聽，

不由得有氣，心說我笑也不要緊啊，再說也不是外人，鄉里鄉親的，你何必口出不遜呢，想到這裏，遂高聲說道，朋友，你先不要這樣強暴，我笑了一兩聲，可也算不了什麼呀，你何必說比試試呢，你既然輸給那位矮個兒的啦，你要再想跟我比試，你也未必贏的了，高個兒這個人聞聽此言，未免的挂火兒，遂說道，朋友你就下來，咱們比試吧，武雲飛遂跳入場中，將雙手一合，口中說道，朋友你就進招兒吧，高個兒一看武爺是個外行，進了場子也不穿搭連，把雙手一叉，這個樣兒那像個摔交的呀，高個兒的看吧，心中甚喜，心說，今天要一上手，我非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厲害不可，這才向武爺說道，朋友你先別忙，你先把搭連穿上，穿上那件搭連有你的便宜，要是摔死人不償命，武爺聞聽，遂說道，好，隨把搭連拿起來穿上，武爺不穿這件搭連還好，武爺一穿上這件搭連，招惹的衆人俱都暗笑，皆因武爺身上穿着一件藍布大褂兒，腳底下土黃布的襪子，土黃布的大酒鞋，光頭未帶着帽子，腦袋上一根兒頭髮也沒有，油光錚亮的禿腦袋，如今把搭連套在大褂兒的外邊，就彷彿一件沒領子的馬褂似的，故此招的衆人暗笑，此時武爺點手說道，朋友，你既然不服，你就進招兒吧，大個兒聞聽，遂把身形一晃，趕奔向前一伸雙手，打算擄住武雲飛的搭連領子，底下一打滾腿，把武爺摔個脆的，武雲飛的能爲，跟他就不一樣啦，一看高個兒的雙手來到胸前，自己把身形一閃，伸手擄住高個兒胳膊，底下一伸腿，上邊兒猛力一領高個兒的胳膊，說道你躺下吧，就見高個兒應手而倒，耳輪中就聽撲味一聲，皆因武雲飛用力過猛，大個兒的腦袋正撞在牆上，花紅腦髓四下崩流，如同萬朵桃花開，衆人一看，彼此一怔，齊聲說道，禿子，你可走不了啦，你可知道殺人的償命，欠債的還錢，你今天還走的了嗎，武雲飛說道，你等先別鬧，咱們不是有言在先嗎，穿上搭連摔死人不償命，衆人齊聲說道，你說這個話可不對，我們跟你講的是摔交，你分明是用把式摔死的人，你不償命可不行，遂又向衆人說道，你們去找地方，連給納家去送信，留下了兩個人看守禿子，其餘衆人分頭而去，書中代言，原來死的這個大個在旗，他乃是鑲藍旗的旗人，姓納名雷，工夫不大，納雷的媳婦也來啦，地方也到啦，衆人述說其中的理由兒，地方孫升遂向武雲飛說道，你姓什麼，武雲飛說道，我姓武雙名

雲飛，不錯，人是我摔死的，他們跟我說的明白，穿上搭連摔死人，不償命，如今爲什麼叫我償命呢，地方說道，武爺，你說的這話倒是很情理，你在這兒說不成，人命關天，我担不了，你跟我辛苦一趟，你在堂上跟縣太爺實話實說，據我想也沒有多大的罪名，頂大罰你個十吊八吊錢，也就完了，武雲飛聞聽，遂說道，既然如此，這場官司我跟你打去吧，地方孫升帶笑說道，武爺，官司你既然打了，你就多受委屈吧，把國家的王法得戴上點兒，說着話，由腰中掏出一根細鎖鍊子來，往武爺脖子上一套，帶着就走，一直够奔大興縣而來，在後面跟隨納雷的妻子，哭喊連天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大興縣的堂口，來到班房兒，地方說道，今天那位頭兒值班兒，值班兒的張凱答言說道，什麼事，地方把事情兒說了一遍，張頭兒說道，既然如此，你們在此稍候，待我前去回話，說着話，站起身來一直够奔後面，前去回話，工夫不大，就聽裏面傳出話來，太爺命人役預備升堂，書中帶言，大興縣這位正堂姓戚雙名光甲，正在外書房喫茶，張凱前來回話，戚知縣一聽案情，人命關天，趕緊換上官衣，吩咐一聲升堂，霎時之間，三班人役站堂已畢，戚知縣升入了公位，人役喊喝堂威，知縣吩咐一聲帶地方，孫升趕緊來到大堂，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，太爺在上，地方孫升給太爺磕頭，知縣一擺手命地方站起身形，遂問道，武雲飛在隆福寺怎麼把納雷摔死的，地方說道，跟太爺回，肇事之時，小的雖然未曾親眼得見，現已把此事調查明白，遂將把武雲飛跟納雷言語失和，當場動手，納雷被武雲飛用手拉倒，頭撞牆角，因傷致命，戚知縣聞聽地方之言，這才說道，帶武雲飛，此時早有人給武爺戴上了刑具，帶到堂口，衆差人齊聲嚷道，跪下跪下，武爺只得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，犯人武雲飛給縣太爺叩頭，知縣說道，下面跪的可是武雲飛，武爺答道正是小人，知縣吩咐抬起頭來，武雲飛這才往正面上，知縣留神觀看，雖然說武雲飛是個凶手，却是滿面的正氣，知縣看罷，遂問道武雲飛，你因何摔死納雷，要你從實的講來，武爺向上叩頭，口中說道，跟太爺回，小人與納雷素無仇恨，我二人只因拌交較力，也是我偶一失手，致將納雷摔死，並且在未動手以前，我們有言在先，他叫我穿上搭連，他言說誰要把誰摔死不償命，大老爺如果不信，你看搭連我還穿着呢，知縣聞聽，把雙眉一皺，口中

說道，據你所言並非無理，無奈一節，你並非是擇交法把他擇死的，你是用雙手一拉，把他給撞死的，這分明是你有意尋仇，竟敢當堂抵賴，難道說你還等本縣用大刑拷問你嗎，說罷，把驚堂木一拍，武爺在下面跪着暗說，我與納雷素不相識，今天無故口角，以致將他撞死，如今身入囹圄，這也是我情屈命不屈，如果我不當堂招認，知縣必然用刑拷問於我，我也得皮肉受苦，不如我暫且招認，總然受了一刀之苦，那也算我命該如此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這才向上說道，太爺不必再三的逼迫，我情願當堂畫招，知縣這才叫武雲飛把招畫完，標好了禁牌，暫將武雲飛收監，這才帶領師爺仵作，吩咐差人打道隆福寺，前來驗尸，來到尸場，仵作勘驗完畢，向上回話，納雷實在是碎頭顱，因傷斃命，知縣正命科房的帥爺給填好了屍格，威知縣又命屍親領屍葬埋，但等回文到縣，將正犯正法，給納雷報仇，知縣這才回衙不表，但表武雲飛，來到監中一看，有無數的犯人俱都披枷帶鎖，蓬頭垢面，那一種淒慘的情形，令人目不忍睹，武爺正在出神之際，就聽有一人說道，朋友你上這邊兒來吧，我聽你這個案子，倒是漢子所爲，因爲你一時負氣，將姓納的摔死真叫我佩服，說着話，用手一指說道，朋友你先坐下，武爺遂在方橙上落坐，一看說話的這個人，年約五十餘歲，是個大身材，四方的臉面，兩撇兒黑鬍子，光頭未戴着帽子，武爺看罷，就聽那人說道，朋友你姓武啊，武爺答道，不錯，那人說道，別看兄弟你是兇手，來到我這個地方，我還不能難爲你，咱們哥兒兩個交個朋友，無論有什麼事，都有我一人照管，可有一件，我雖然全照顧的你，就是對於錢財上頭，我可不能維持，你想想你外面如果有親戚有朋友，你只管告訴我，反正我們給你想法子弄兩個錢來，決不至於難爲你，武雲飛聞聽，不由得一怔，心說不問可知，這個人一定是牢頭，這分明是要由我身上想點兒外財，我那裏有朋友哇，親戚就是我的親娘舅，我由打八歲的時候，就跟隨他老人家度日，到如今我已經二十多歲了，分文也沒給家裏掙過，現在我又遭了這事，難道說這還把他老人家牽連上嗎，自己沉吟良久，遂說道，朋友，方才你所說的話，我也聽明白啦，你的意思打算叫我想要外面那兒有朋友，你替我去弄幾個錢來，也好墊補着花，我想着也不錯，無奈一節，我是有心無力，我來到北京城舉目無親，要說找我

朋友的話，就是頭兒你一個人，你要不照顧我，我是一個朋友也沒有啦，牢頭聞聽，不由得一笑說道，姓武的你要知這裏的事，你打算分文不花，來到我這裏頭還舒服，那你就想錯啦，常言說的好，衙門口兒朝南開，無論何事得拿錢來，今天你既然沒有錢，先給你個樣兒看看，說着話，遂向夥計們說道，把這個姓武的鎖在櫃子上去，有一個小夥計答應一聲，把武雲飛帶至獄的旁道兒，把武爺頂上的鎖鍊，往環上一鎖，武爺這罪可就受上啦，木櫃子約有三尺多高，武爺被鎖在上面，想站起來吧不行，皆因鐵鍊子太短，有心蹲了吧，脖子被鐵鍊子墊的難受，只得毛着腰就和着這條鍊子，所幸武爺是個有功夫的人，雖然在那裏鎖着，倒不覺喫力，到了夜晚定更以後，牢頭又過來說道，姓武的，你可別裝傻呀，這已經多半天啦，你倒是有親友沒有，如果你再跟我裝傻，我可要想新鮮的法子對待你啦，武爺心中想道，這個小子真正可惡，可謂閻王好見，小鬼兒難搪了，我已然在公堂之上畫招，自認情屈命不屈，情願抵償對命，我就够冤的啦，不想這個牢頭又如此的虐待於我，我本當就此越獄逃走，皆因我的老師他曾囑咐於我，作事要正大光明，不能越理胡爲，如果他再若凌辱於我，我可就要走啦，想到這裏，武爺遂把雙目一瞪，向牢頭說道，我已對你說明，並無親友，爾何必苦苦的逼迫，牢頭聞聽此言，冷笑說道，你不是沒有親友嗎，你上這兒歇一會兒來吧，方才鎖了你半天，你也怪累的了，說着話用鑰匙把鎖開開，命禁卒帶着武雲飛，一直够奔裏面，武爺一看，靠裏面山牆有一舖木炕，上面躺着許多的人，一個挨着一個，擠的都不像樣子啦，這還不算，就在衆犯人的身上，練押着跟炕邊兒長的三根木棒，分前胸，大腿，腿腕上中下三處，兩邊兒用木櫃子一別，這種私刑就叫鞭床，這宗東西最厲害無比，無論你是多大的英雄，只要一上此床，就能叫你出聲，武爺一看，遂將雙眉一皺，又見柱子上面有兩盞油燈，昏昏沉沉，衆犯人哼咳不止，不啻陰曹地府，此時就聽牢頭向禁卒說道，把這個姓武的也放在上面，倒要看看他含糊不含糊，說着話，有一名獄卒先把木棒撤下來，把雲飛的腳鍊子砸下來，光留着手棒子，用手拉着武爺，來到鞭床的旁邊兒，牢頭用脚一蹬鞭床上衆犯人，口中說道，緊一緊，本來床上已經擠滿啦，牢頭用脚噹噹這麼一蹬，只聽衆犯人一個個叫苦哀哉

，好容易蹬出一個縫子，這才把武爺帶到鞭床上面，雙手往上一按，兩旁邊的衆犯人一難受，來回的展轉，又把武爺給擠起來啦，牢頭一看，由牆上摘下皮鞭，照定衆犯人吧吧就是幾鞭子，衆人疼痛難忍，都往旁邊一躲，才把武雲飛放下來，一伸手先把下面這根木棒拿起來，往木炕兩邊兒立着的櫃子眼兒裏一穿，然後用消子一別，正壓在衆犯人的脚脖子上面，武爺就覺着不好受，心說就憑我跟隨老師學藝一十二載，如今竟受這些無知小輩的私刑，真正氣死我也，這可不算我不對，我可要告辭了，自己想到這裏，將身形往起一坐，口中說道，爾等這般私刑，只好叫別人受去，你家武大爺要告辭了，說着話，雙足一用力，就聽咯吧一聲，木棒折爲兩段，武爺由床上跳下來，手上的刑具往兩邊子一幌，往大腿上一鏗，又聽咯吧一聲，把手棒子鏗折，一伸手擄住脖項上的鎖練兒，用力一揪，一連三四下，鐵練已折，此時把牢頭吓的戰戰兢兢，一看不好，趕緊够奔獄門，那個意思打算要去到外面聲張，武雲飛豈肯相容，打墊步擰腰，竄至獄門，伸手把牢頭抓住，往懷裏一帶，牢頭翻身栽倒，武爺跟出獄門，就聽獄內譁然大亂，武爺不敢久停，這才竄身越脊，逃出縣獄，乘着黑夜之間，遂施展陸地飛騰之法，順着大道往前逃跑，一面走着，一面思想，心想，回家是回不去啦，如果回家，再被官人拿獲，二罪歸一，那如何還能活的了呢，倒不如够奔塞北地面，找一個相當的地點一忍，倒是正理，自己想到這裏，這才曉行夜住，飢餐渴飲，一直够奔塞北，一路之上，自己遂在大戶人家就作了兩水買賣，這才買了一口單刀，一把七首刀，又打了十二顆鐵蓮子，帶在身旁以爲自己妨身之用，這一日來到塞北境界，一看地土風情，真稱得起窮山惡水，遂找了個店房住下，夥計伺候着自己喫喝已畢，這才落坐喫茶，自己一想，雖然說已然來到塞北，那裏又是我的安身之處，我淨在店裏住着有什麼用處呢，自己想到這裏，真是悶悶不樂，遂站起身形，打算到外面去轉個彎兒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忽聽見有人喊道，開啦開啦，方才壓的是三，這一回不壓三了，這一回我壓四，作實的有胆子，再來個三，武爺聞聽，遂問道夥計，這是那裏的寶局，夥計笑嘻嘻的說道，客人你要問這個寶局，就在後院一所兒跨院兒裏，一共是四個股東，以後我們掌櫃的又續了一股兒，也不往外拿錢，也不去人，皆

因他們佔着我們掌櫃的房，不收房資，就算有我們掌櫃的一股兒乾股兒，那四位股東中主事的，名叫王強，外號兒人稱作地虎，這個人在官私兩面兒，都有點兒手段，真稱得起躺下能挨，站起來能打，其餘那三位，乃是他的盟兄弟，一個叫淨街神孫立，一個叫鐵算盤朱三，第三位就是我們店裏的掌櫃的叔伯兄弟，姓何叫鐵胳膊何四，皆因這兒賭輸贏公道，又沒有危險，所以好賭的主兒全上這裏來賭，你要願意押兩盒兒，一會兒我把你陪過去解解悶兒，你看怎麼樣，武爺點頭說道好，自己又喝了兩盃茶，摸了摸腰中還有二十多兩銀子，遂向夥計說道，你帶我到寶局上看看去，夥計答應一聲，在頭前帶路，武爺在後面跟隨，來到跨院兒，武雲飛舉目觀看，就見北爲上的上房，東西的廂房，可都沒有門兒，大概門口都在北房裏頭套着呢，夥計來到上屋門首，伸手啓簾籠，把武爺讓進去，武雲飛來到屋中一看，就見賭錢的人位還是不少，也有門紙牌的，也有擲骰子的，迎面兒是押寶的案子，圍着十幾個人，賭的正在高興之際，武爺來到寶案子頭裏一看，正中間坐着一個看寶的，旁邊兒還有一位先生，在先生的面前，放着算盤跟籌碼，武爺說道，我也押一盒兒，我不管方才開的是什麼，我押個進門兒闖三，說着話，一伸手把兜囊之中那二十多兩銀子，完全掏出來，就在三上押了一個孤注，衆人一看武爺的穿章打扮，誰也想不到他真敢押二十多兩銀子的孤注，武雲飛是概不介意，大家把注兒完全下好，看寶的這個喊道，開了，隨着把寶盒兒一開，大家一看，果然就開了一個三，看案子的就是一怔，只得把武爺的銀子交與先生，先生用戥子秤了秤，遂按分量賠了三份兒，武爺這一寶就紅了七十多兩銀子，按說他就應當接着往下押，武爺就不然啦，自己將銀子完全帶起來，回身就走，來到前面自己的屋中，把夥計叫過來，給自己預備喫喝，另外又賞了夥計二兩銀子，天晚安歇，一夜晚景無書，次日天明，武爺起來，夥計給預備淨面水，泡得了一壺茶，武爺洗臉喝茶喫點心，諸事已畢，仍然奔後面寶局，來到案子前面，也不管方才開的是幾，由打腰中掏出五十兩的一封銀子來，仍然放在三上，還是進門兒闖三，一開盒子果然又是三，這一盒兒武爺又紅了一百多兩，武爺照樣兒要現銀子，把銀子點齊了，仍然回到自己的屋中喫早飯，喫完了飯，自己在屋中隨便休息，到了次日早